

向中國科大致敬

南方壺

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金融統計系，與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，可說淵源久矣。最早是在該系完成博士學位，留在該系任教，其後轉赴美國的白志東教授，於1994至1997年間，在中山應數待了三年，開啟了這份情誼。1995年，我們至北京開會，在白教授引見下，與方兆本教授有番暢談，還受他招待遊頤和園，就是那座慈禧太后挪用海軍建軍費用，所修造的花園。1996年，繆柏其教授到中山訪問四個月，後來又陸續來訪數次。初識繆教授，我們便臣服於其酒量的深不可測，再怎麼喝，都若無其事。真讓人興起弗如也之嘆。之後趙林城教授也曾來訪。前幾年，該系的幾位博士畢業生，潘光明、金百鎖、葉五一，及莊瑋瑋等，先後至中山應數，擔任為期一年或七個月的博士後。金博士為繆柏其教授的學生，一脈相傳，對敬酒也是來者不拒。武俠小說中，只要一出手，便知是那一門派，看來喝酒也具同樣的特徵。去年六月，他們系主任胡太忠教授，還率同韋來生，與繆柏其兩位教授，及張偉平、陳昱與金百鎖等三位博士，至中山應數拜訪，並參加南區統計研討會。

九年前我曾參加中國現場統計研究會，在合肥舉辦的一個會議。合肥的一些建設，及會後黃山、九華山及宏村等地的旅遊，再再令人驚艷。但那趟安徽之旅，最令我印象深刻

心在南方

的，卻是繆教授帶我們去參觀他們系的一幅景象。星期天早上約 8 點，只見他們系計算機室坐滿學生。天啊！在台灣不要說星期天，即使周日間，上午 8 點，甚至 10 點前，計算機室可不會有什麼學生的。難怪中國科大會是這麼頂尖的大學。所以雖我已離開中山十年，當獲知中山應數將回訪中國科大時，便欣然與他們同行。上星期四、五（7 月 15、16 日）兩天，我們便在中國科大，受到極熱誠的接待，享受一餐又一餐的美食，當然也喝了一堆美酒。廉頗老矣，尚能酒否？很高興答案是肯定的。幾位老友，依然是豪氣萬丈，一杯又一杯。

那幾位博士小友，及曾至成大擔任博士後的劉杰，除了已轉赴新加坡任教的潘光明博士外，目前皆在中國科大擔任講師。在該系與我們台灣去的幾位教授，輪番上台演講時，看著那一排坐在最外層，雖畢業未久，研究成果便已非常豐碩的講師，腦中不禁浮起蘇轍的“上樞密韓太尉書”。蘇轍是蘇洵的兒子，蘇軾的弟弟，父子三人都以詩文名，合稱三蘇，唐宋八大家，他們一家兩代就佔了三個。才十九歲，蘇轍便與大他三歲的哥哥同登進士。隨即他在京城寫了封給樞密使韓琦的信。信中第一段為：

太尉執事：轍生好為文，思之至深，以為文者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而致。孟子曰“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”今觀其文章，寬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間，稱其氣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、趙間豪俊交遊；故其文

疏蕩，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，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？其氣充乎其中，而溢乎貌，動乎其言，而見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

年僅十九的蘇轍，就有大學者氣魄，跟他未曾謀面的朝廷重臣，侃侃而談寫文章之道。他主張為文須養氣，而周覽交遊皆為養氣之法。他以為文章的寬厚宏博，及疏蕩有奇氣，都不是想有就有，或靠學來的，乃是依自我養成。然後便存乎中形於外。這點與胡適的想法，乃不謀而合。胡適曾說對於深度，是沒辦法講的，只能自己去找，“如果你有，就有，沒有，就是沒有，但是可以培養”。中國科大幾位年輕博士，那掩不住的英氣煥發，顯然也是經名師指點，又自己下苦功，再加上跑遍天下，見多識廣後，所自然流露。

九年前中國科大學生勤奮的情景，令人至今難忘。今天我知道那不過是十年寒窗的序曲，而其成果，就是那排一劍霜寒四十州的年輕博士。（99.7.23）